

战友舟山行 旧影诉流年

□吴桂海



5月中旬,在71战友群,得知战友们将组团来舟山,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与期待。自从脱下军装后,与这些战友已有多多年未曾相见,短的9年,长的甚至有30年之久。他们来自福建、湖南等省,计划在杭州集结,随后与杭州、宁波两地战友相聚并游览当地风光后,最终抵达舟山,准备前往普陀山风景区,亲身感受海天佛国的庄严与美丽。

然而,5月23日下午,某公司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温馨提醒,因大雾影响,朱家尖至普陀山的航班在17:30后暂停运营,这不禁让我为战友们的行程感到担忧。幸运的是,第二天清晨,朱家尖客运中心的航班又恢复了通航,他们才得以按计划进行。

“班长,30年没见面了。”已在宁波的一位湖南籍战友与我视频聊天时,一句话就让我的心情瞬间起伏。“是啊,转眼30年过去了,真是时光飞逝啊。”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以前在部队时,我们有时半夜三更起床去值班的情景。特别是夏天,在当时没有空调的情况下,机器散发的热量,加上通风不畅,致使值班室又闷又热,电风扇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。

又想起了30年前的那天,第一次拍集体照时的情景。在我的记忆中,自我分配到基层连队后,这是我们第一次合影,那是和95年退伍老兵的合照,而我是即将离开部队的其中一员。照片上新战友的姓名,因年代久远也记不清了,幸亏前几年有战友互加好友后告诉了我,终究没有让当年所拍的照片未备注姓名而变成遗憾。这次浙江行的战友都在照片上。聊天时,我们俩都提到了那年他与我儿子的合影,那时我儿子才几个月大。每每翻看相册,看到战友的照片,往事便如潮涌来。

次日一早,我们电话商定,他们直接包车从宁波出发,直达蜈蚣峙码头,而我驾车与他们会合后,他们把行李存放到我车上。

大家会合,吃过午饭后,终于乘船踏上普陀山这块土地,那份激动与感慨难以言表。海风轻拂,带着淡淡的咸味,仿佛也在欢迎着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大家按照商量好的路线前行,每一步都充满了对这片神圣土地的敬畏。

普陀山的景色美不胜收,寺庙错落有致,香烟缭绕,钟声悠扬。我们边走边聊,回忆着往昔的军旅生涯,也分享着各自退役后的生活点



战友与作者儿子的合影,隔着30年的光阴

滴。虽然岁月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痕迹,但那份对友情的执着与坚守,从未改变。

在普陀山的最高处,大家停下脚步,俯瞰着脚下的美景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,所有的烦恼与忧愁也都随风而去。我们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照片,仿佛要将这份战友情永远镌刻在心中。

旅游结束后,我们又回到停车场,儿子早已等候在此,我一一为他介绍我的战友、当年的叔叔。我们一行分坐两辆车顺利回到了提前预订的酒店。在酒店的一楼,以书架屏风为背景,儿子与30年前合影中的叔叔再一次拍照留念。这是一张跨越30年的合影,承载着时光的厚重与情感的延续。当年照片里的叔叔,现在尽管年过五十,但坐姿依然挺拔,仍然保持着军人的良好形象,而我的儿子也已长大成人、成家立业。

此时此景,望着他们,我在手机里即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“30年前的那天,你在部队操场上把我儿子高高举起,我为你们留下了那珍贵的瞬间。如今,30年后的今天,你和我儿子并肩而坐,我再次为你们定格了这难得的画面。这些瞬间,都是我们友情的见证,也是我们共同回忆的宝贵财富。”

短暂的相聚之后,我们再次告别,互道再见、互道珍重。这次战友舟山行,不仅让我们重温了昔日的情谊,更让我们体会到岁月的流转和人生的珍贵。

几天后,我收到了一位战友的快递,里面是一张30年前,他退伍时,我送给他仅有的一张照片,待我送到照相馆修复后再送给他,正如他在微信中留言,“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”

照片由作者提供

在小沙遇见 心安的归处

□黄敏霞

从52路公交车上下来,我再次站在了小沙的土地上,这片土地是中国台湾女作家三毛笔下永远追寻的血脉根源。

小沙位于舟山市定海区,三毛祖居便位于其下陈家村。四年前,一群初来乍到的浙江海洋大学的大学生,对舟山还充满着未知,就要带着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的任务,深入舟山实地考察。一群学生便陷入了该去哪儿的迷茫。

“去寻三毛的根!”不知谁的提议撞碎了调研的迷茫,“小沙花开知多少队”就此成立。

一群初出茅庐的年轻姑娘们,满怀热情奔向小沙,参观祖居,访问工作者,采访小沙街道居民,风风火火地完成任,开开心心地带着调研结果回去了。然而,我们的脚印叠着三毛书中的脚印,却踩不出她文字里的潮声。我们终究未能从心底与三毛那种“死也瞑目”的故乡情结产生共鸣。

当时的我们未曾想到,这片被三毛称作“血脉根源”的土地,将在某个阳光和煦的午后,成为异乡人心中的锚点。

时光飞逝,四年过去,“小沙花开知多少队”早已解散,伙伴们各奔四方。如今,独我一人留在舟山,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。此时临近毕业,迷惘之际,彷徨之时,我忽然想念起小沙来,于是坐着公交车再次来到小沙。

这次小沙之行,卸下了任务的枷锁,抛却了时间的桎梏,我可以尽情漫步在小沙街道。到达小沙已是中午,我站在小沙街道入口,一眼望去,当年那排老梧桐已亭亭如盖,枝叶间漏下的光斑,竟与老家堂屋的光影分毫不差。

走在街道上,发现一家没有关门,我走到门前,不敢打扰,便要离开。但墙壁上的钟表吸引了我,竟是我家一样的钟表,而后盯着看。周围很安静,“滴答,滴答……”眼前浮现出家里钟表的样子。有这么一瞬,我好似回到了家里。

“这个妹妹是谁呀,哪里来啊?来干嘛呀?”一转身,看见一位奶奶望着我问道。这一场景,我恍惚了,太像以前爷爷奶奶在家门口看到我回来,每每都要说一句“妹妹啊,从学校回家了呀”。

“我是浙海大来的学生,来散步,看看三毛祖居。”我腼腆道。

“是呀,很多人来看三毛祖居,但没那么多人上来。”奶奶笑道。

“这里和我家那边很像。”我笑道。

告别老人后,我继续往前走,一路的光景跟上次来看到的相差不大,理发店的姨姨仍专注地为顾客修剪发丝,小卖部阿公依旧整理着货架上的物品。

走累了,我坐在树边凳子上闭眼休息,树影罩在脸上,枝叶随着风晃动,树影便随之在脸上跳动。晃眼了,我睁眼看,是梧桐树叶。透过梧桐树叶,我看见了和家乡一样的钴蓝色玻璃。

是的,我回家了,好安心。

顺着小沙街道,朝着三毛祖居的方向走去,走着走着,前面有一个庞然大物挡住了去路,我抬头一看,好粗壮的柱子,这样一排柱子笔直立着,消失在远处山中隧道。这是用来干什么的?隧道上拉着的横幅上有“中铁”二字,想到舟山正在建造高铁,我想这或许是高铁桥墩。

“舟山在发展,高铁穿过了小沙,以后每次坐着高铁行驶而过,我都能看一眼小沙!”我跳起来喊道。

这时候的我,安心之余又多了份惊喜。不多久,我就走到了三毛祖居。祖居里的陈设还和从前一样,影像厅中仍播放着三毛回舟纪录片。画面中,我看见三毛跪在祖父坟前颤抖着肩膀,听见她用哽咽的乡音说“阿爷,平儿回来了”。此刻,三毛那“死也瞑目”的故乡情结竟在我心里翻涌,化作浪潮,从眼眶中奔涌而出。

乡愁从不是地理的刻度,而是当某次问候、某处光影、某片玻璃的影子突然击中记忆时,心底漫上来的潮汐。如果说以前舟山在我心中只是完成学业的停留地,那么此行舟山小沙已然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